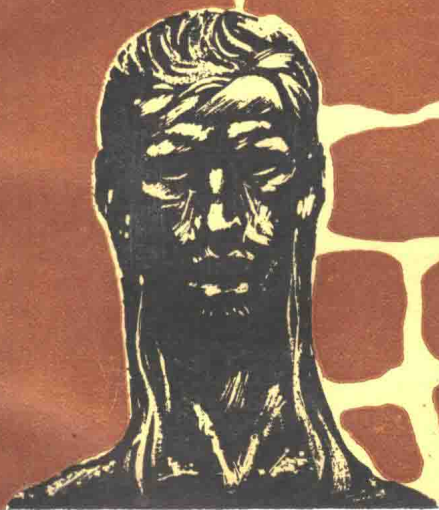


未列入名册

SULIANWENXUE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著

当代苏联文学

15



未列入名册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著

王守仁 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В СПИСКАХ НЕ ЗНАЧИЛСЯ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78

责任编辑 江奇勇
封面设计 蒋万景

未列入名册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印数: 50,000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2·885 定价0.67元

第 一 部

柯里亚·普鲁日尼科夫一生中从来没有象最近三周这样，竟遇到那么多意料不到的喜事。他——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普鲁日尼科夫等待已久的授予军衔的命令终于颁布下来了，继这一命令之后，意料不到的喜事又纷纷而来，乐得柯里亚常常在睡梦中都笑出声来。

早上列队的时候，宣读了命令，随即就把他们带到军需库去了。这可不是供给一般学员用品的、而是供给军官用品的军需库，那里发给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漂亮皮靴、咯吱作响的佩带、硬壳的手枪皮套、带漆亮图囊的军官挎包、双排纽扣的大衣和地地道道斜纹布的军装。之后，全体毕业生又到学校的裁缝那儿。他们都想使自己领到的军装完全合身，穿上去仿佛是专门量体缝制的一样。他们在那儿有说有笑，你推我搡，直闹得天花板底下的一个普通搪瓷灯罩都摇晃起来了。

晚上，校长向每一个毕业生表示了祝贺，并授予“工农红军官身分证”和一支沉甸甸的图拉托卡列夫手枪。初出茅庐的中尉们响亮地报出了手枪的号码，使劲地握了握将军

瘦骨嶙峋的手。在酒宴上，他们都兴高采烈地把自己排里的教官抬起来向上抛，准尉阶段的生活到此已告结束。总之，一切都心满意足。这次晚会也是前所未有的、最称心如意的一次——自始至终都是欢快的、美好的。

不知为什么正是在这次宴会后的当天夜里，普鲁日尼科夫中尉发现自己浑身作响。这种响声令人振奋而且愉快。佩带的新制皮革、笔挺的军装、油光锃亮的皮靴都在作响，宛如一张崭新的卢布，他全身上下都发出清脆的响声，当年的孩童们逗趣地称这为“脆”。

其实说起来，事情要比这发生得还早些。在宴会后的舞会上，昨天还是学员的军官们，都带着姑娘来了。可是柯里亚没有女朋友，他羞怯地去邀请图书馆管理员卓娅。卓娅踌躇地抿着嘴唇，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不一定，不一定去……”但她毕竟还是应邀来了。他俩一起跳舞，柯里亚为了摆脱窘境，一个劲儿地对她说说话；又因为卓娅是在图书馆工作，所以他滔滔不绝地谈论起俄罗斯文学来了。卓娅起初还随声附和，最后终于噘起那口红涂得难看的嘴唇生气地说：

“您可是真‘脆’呀，中尉同志。”

用军校学员们的话说，这就意味着普鲁日尼科夫中尉有点儿装腔作势。柯里亚当时也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可是回到兵营以后，他发现自己的的确确“脆”起来了，而且“脆”得令人愉快。

“我‘脆’起来了，”他不无骄傲地对自己邻铺的朋友说。

他俩坐在二楼走廊的窗台上。六月初的夜晚，军校园内的丁香花散发着馥郁的芳香，这花儿可是禁止任何人攀折的。

“你‘脆’尽管‘脆’好了，”朋友说，“只是别到卓娅面前

去‘脆’：她很蠢，柯里亚。她愚蠢得可怕，要知道，她嫁给了军需排的一个准尉。”

但是柯里亚心不在焉，因为他在思考“脆”的含义，他非常喜欢这个词儿。

翌日，伙伴们纷纷准备上路：各自去度假。告别声喧嚣不已，他们相互交换地址，彼此应允通信，接着便一个个消失在军校的铁栅门外。

然而柯里亚的通行证却迟迟没有下发（诚然，他的路程很短，只到莫斯科）。两天后，柯里亚正待去问个究竟，哪知远处突然响起了值班员的喊声：

“政委召见普鲁日尼科夫中尉！……”

政委的模样酷似骤然变老了的演员契尔科夫，他听到柯里亚的报告以后，跟他握了握手，接着指了指座位，示意他坐下，并默然地把香烟递到他的面前。

“我不吸烟，”柯里亚说罢脸就红了，他这个人动不动就好脸红。

“行，小伙子，”政委说，“而我，你知道，怎么也戒不了，毅力不够。”

他随即点燃了一支香烟。柯里亚本想就如何锻炼毅力谈一点体会，可他还未开口，政委却又接着说道：

“我们了解您，中尉，您为人非常诚实可靠。我们还知道，您母亲和您妹妹住在莫斯科，您有两年没回家了，很想念她们。按规定您应该有假期，”他停了下来，从办公桌旁站了起来，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两眼凝视着脚下。“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不过还是决定向您提出一个请求……这——不是命令，是一个请求，请您理解这一点，普鲁日尼科

夫。我们已无权对您下命令了……”

“我听候您的指示，团政委同志。”柯里亚突然意识到是要派遣他去执行侦察任务，顿时精神抖擞，准备响亮地作出回答：“是！……”

“我们的军校要扩大，”政委说，“局势很复杂，欧洲在打仗，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作战指挥员，因此我们还要开设两个学员连。但是目前编制人员尚未配全，而军需品却源源运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请求您，普鲁日尼科夫同志，帮助安置这些东西。负责接收和登记……”

就这样，柯里亚·普鲁日尼科夫被留在军校里，担任“往哪儿派就到哪儿去”这样一个说不出名堂的职务。他同年级的同学早就各奔前程，在那儿谈情说爱、沐浴阳光、游泳和跳舞了，而柯里亚却在勤奋地统计着有多少套行李、多少米裹脚布和多少双皮靴，还得编写各种各样的报表。

转眼间两个星期过去了。在这两个星期里，柯里亚从早到晚，任劳任怨地接收、清点和登记各种物品，没有度过休息日，也没有出过军校大门，仿佛他依然是个学员，在等待着解除他那令人烦恼的准尉职务。

六月，军校里剩下的人寥寥无几：几乎全都野营去了。柯里亚平时跟谁也不来往，没完没了的统计、表格、手续使他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却惊喜地发现，人们向他……敬礼了。这种敬礼完全遵循军人规章守则的要求，以学员式的优美姿势把手掌迅举到鬓角，同时矫捷地把下巴一仰。柯里亚则竭力装出漫不经心的、随便的样子给予还礼，可他的心却陶醉在开始滋长的虚荣感里。

打那以后，他每天傍晚出去散步。他背着手，径直向临

睡前站在兵营门口吸烟的三五成群的学员们走去。他面无表情，两眼注视着前方，而耳朵却伸得很长，竭力想捕捉他们窃窃私语的声音：

“指挥员……”

他知道，学员们的手掌眼看就要唰地飞举到鬓角向他敬礼了，就使劲皱紧眉头，竭力使自己那宛如新鲜的法国面包似的圆脸庞显出无限沉思的表情……

“您好，中尉同志。”

这是第三个晚上：卓娅倏然在路上出现了——与他面面相对。在和煦的薄暮中她那洁白的牙齿闪烁着寒光，虽然一丝风儿也没有，她衣裙的绉边却在微微飘动。而尤为可怕的是，一个血肉之躯在飘忽闪动。

“怎么总也见不到您，中尉同志。您连图书馆也不去了……”

“工作使我脱不开身。”

“您留在军校了吗？”

“我有特殊任务，”柯里亚闪烁其词地说道。

他们不觉已并肩走在一起了，走的也不是柯里亚适才漫步的方向。卓娅不停地说这说那，笑声不绝。柯里亚没有去揣摩其中的含义，他在为自己如此顺从地步往别的地方而感到惊奇。后来他惴惴不安地思忖，自己浑身上下的军装是否还在发出那种浪漫的脆响呢，他耸了耸肩，那佩带立即回报以令人愉快的发紧的嘎吱声……

“……真叫人哭笑不得！我一直在说啊笑啊……可是您听也没听，中尉同志。”

“不，我在听。您是笑来着。”

她停了下来：黑暗中她那洁白的牙齿又闪着晶莹的光。此时，柯里亚已被她的笑靥迷得飘飘然了。

“就是说，您喜欢我，是吗？说呀，柯里亚，喜欢我，是吗？……”

“不，”他低声回答，“只不过是……我说不上来。要知道，您已出嫁了。”

“出嫁了？……”她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出嫁了，是吗？是有人告诉您的吗？那又有什么，出嫁了，什么叫出嫁了？我不过是偶然嫁给了他，那是个错误……”

他不知怎么一下子搂住了她的肩膀。也许，他并无此举，而是她把肩头娴熟地靠过来，以致他的双手刹那间落到了她的肩头上。

“况且，他已经到外地去了。”卓娅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沿着这条林荫小路径直走到围墙，再顺着围墙走到我家，那就谁也不会发现我们。您想喝点茶，是吗，柯里亚？……”

他的确想喝点茶，但在这当儿，林荫道的晦暗处有个人影向他们移动，接着从他们身旁掠过，只听得说了一声：

“对不起。”

“团政委同志！”柯里亚不顾一切地喊道，向刚才从身旁掠过的那个人影追去。“团政委同志，我……”

“是普鲁日尼科夫中尉？您怎么把姑娘撇下不管了？哎呀呀。”

“是，是的，不应该，”柯里亚转身往回跑，急匆匆地对卓娅说：“对不起，卓娅。我有事，有公事。”

柯里亚和政委由丁香树的林间小路步往军校靶场那一片静谧的开阔地，一路上柯里亚对政委嘟囔了些什么，他过不

多久就置诸脑后了。似乎谈到裹脚布的宽度不合标准，要不，也许谈到宽度虽然合乎标准，但布不是纯棉的……政委只是默默地听着，可随后便问道：

“怎么，那是您的女朋友吗？”

“不，不，您说到哪儿去了！”柯里亚吓了一跳，“您怎么啦，团政委同志，她是卓娅，图书馆的。我有一本书没还，所以……”

他沉默了，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他为自己扯了个谎而感到羞愧，因为他对这位上了年纪、心地善良的政委是怀有深切敬意的。然而，政委岔开了话题，柯里亚这才渐渐恢复了平静。

“您能遵守借书规则，这很好，在我们军人生活里，涉及纪律方面的这些小事，我们不能低估它们的影响。比如说，一个普通公民有时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可我们，红军指挥员干部们，就不能那样。再比如说，跟有夫之妇成双散步，这也是忌讳的，因为我们是干部，我们必须每时每刻为我们的部下作出遵纪守法的榜样。您明白这一点，那太好了……明天，普鲁日尼科夫同志，十一点半钟您到我那儿去一趟，商谈您下一步的工作问题，可能我们还要一起到将军那里去。”

“是……”

“好吧，那就明天见。”政委伸出了手，他握着柯里亚的手轻声说：“看来，那本书应当归还图书馆，柯里亚。一定得还回去……”

是的，欺瞒团政委同志的确很不应该，但柯里亚却并未过于感到内疚。他期待着与军校校长的会见，要知道，昨天还

是学员的他，是怀着焦灼、恐惧、忐忑不安、犹如姑娘初次赴约似的心情渴望着这一会见的。次日，起床号未响，他就爬起来了，把咯吱作响的皮靴擦得锃亮，给上衣缝了一个崭新的衬领，连每个纽扣都擦干净了。坐在军官食堂里，柯里亚感到无比自豪，因为他可以自己点菜付款。此时他什么也不想吃，只喝了三杯果子水。整十一点钟他就去见政委了。

“啊，普鲁日尼科夫，你好！”柯里亚以前学员排的教官、中尉戈罗勃佐夫端坐在政委办公室门外，也是上下笔挺、一尘不染。“近来怎么样？还是跟那些裹脚布打交道吗？”

普鲁日尼科夫是个十分认真的人，他详细地诉说了自己的工作情况，但内心暗自思忖，为什么戈罗勃佐夫中尉对他——柯里亚来这里的缘由丝毫不感兴趣。最后他终于暗示道：

“昨天团政委同志也详细询问过我的工作。并且让我……”

“喂，普鲁日尼科夫，”戈罗勃佐夫突然压低声音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把你派给维耶里契柯，那你不要去。你要求到我那里，好吗？就说我俩是老搭当了，工作上一直配合得很好……”

维耶里契柯中尉也是学员排的教官，属于第二排，他同戈罗勃佐夫中尉事无巨细都争论不休。柯里亚一点儿也没弄懂戈罗勃佐夫的话意，但他礼貌地点了点头。他正欲请戈罗勃佐夫进一步解释时，政委办公室的门蓦地打开了，衣着漂亮、满面春风的维耶里契柯走了出来。

“给了我一个学员连，”他对戈罗勃佐夫说，“祝你同样如此！”

戈罗勃佐夫陡然站起，习惯地整了整上衣，他那么一扯就把后背的衣褶全拉平了，于是迈步跨进了政委办公室。

“你好，普鲁日尼科夫，”维耶里契柯说着便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呶，你的事情总的来说怎么样了？该交的了、该接的接了吧？”

“总的来说是这样。”柯里亚复又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自己的工作情况。只是他没来得及提起政委召见一事，因为性急的维耶里契柯打断了他的话头：

“柯里亚，上面征求你的意见时，你就要求到我那里。我已经向上面提过，不过你，总的来说，还得再提一下。”

“要求到哪儿？”

说话间，团政委和戈罗勃佐夫中尉从办公室走出，来到走廊上，维耶里契柯同柯里亚立即起身，柯里亚开始说“按照您的指示……”，但政委没有听下去：

“走吧，普鲁日尼科夫同志，将军在等着您。没你们的事儿了，指挥员同志们。”

他们前往军校校长那里没有打值班员的接待室过，而是穿过一个空房间。该房间的尽头有一个门，政委从那里走了进去，撇下柯里亚独自一人，柯里亚感到局促不安。

在这以前，柯里亚曾与将军见过一面。那是在将军亲自颁发军官身分证和每人一支沉甸甸的手枪的时候。诚然，除此之外，还见过一次。但是回忆起那一次见面的情景，柯里亚很是窘迫，但看来将军早就忘个干净了。

那是在两年前的某一天，柯里亚当时还是个普通老百姓，不过已留了平头，他同其他留平头的小伙子们一起刚刚从火车站来到军校。他们直接在练兵场上卸下了手提箱，一个蓄

着胡子的准尉(就是在宴会后被他们痛殴一顿的那个)命令全体到浴室去洗澡。于是大家蜂拥而去，也不列队，一路上说笑嬉闹。然而柯里亚此时却因脚被磨破而光着脚坐在地上。当他勉强穿上了皮鞋的时候，全体已拐过了墙角；柯里亚迅速站起来，想追上去，在这当儿有人突然喊住了他：

“往哪儿跑，年轻人？”

一个干瘦的、个子不高的将军面带愠色地盯着他。

“这里是军队，而军队的命令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的。命令您看守这些东西，那您就应当好好看守，直到有人来接替您或者命令被撤销。”

谁也没给柯里亚下达过什么命令，但柯里亚此时已不怀疑，这道命令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了。因此他笨拙地直了直身子，大声回答道：

“是，将军同志！”就这样他留在那里看守提箱了。

可是伙伴们呢，仿佛作孽似的，压根儿不知钻到哪里去了。事后才打听到，他们洗完澡后，每人领了一套学员制服，随后准尉又把他们带到裁缝那里，为的是使每个人领到的衣服都能合身。这些事情把他们忙乎了好一阵子，而柯里亚却始终规规矩矩地看守着那堆没人需要的东西。他站在那里并为此而感到不胜骄傲，仿佛是在守卫一个军需品仓库。谁也没去注意他，直到两个愁眉苦脸的学员由于前一天的放纵行为被罚勤务去搬运这些东西以前。

“不许你们动！”柯里亚厉声喝斥，“不许靠近！……”

“你要干什么？”被罚者之一粗暴地挑衅说，“当心敲你的脖子……”

“退回去！”普鲁日尼科夫怒不可遏地喊道，“我是守

卫！我命令你们！……”

其实，他身上并没有武器，但他如此号叫，致使这两个学员决定不跟他纠缠下去。他们去找勤务班长，但是柯里亚对勤务班长的话也不听，他要求或者换岗，或者撤岗。由于根本不存在换不换岗的问题，大家就质问他是谁派的岗。柯里亚拒绝回答，直闹到军校值班员到来为止。红袖章起了作用，但是柯里亚交了岗以后，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值班员也搞不清楚。等到柯里亚弄明白了的时候，浴室已经关门了，就这样，柯里亚不得不再当一昼夜的老百姓，可为此招来了准尉对他的极度不满和报复……

如今面临的是同将军的第三次会见。对于这次会见，柯里亚既心切又畏惧，因为人们私下里传说这位将军参加过西班牙战争，他是相信的。既然相信，那就不能不惧怕他那双不久前目睹过真正法西斯匪徒和战争实况的眼睛。

终于，门轻轻启开了，政委招手示意他进去。柯里亚忙不迭地整整衣服，舐了一下忽而发干的嘴唇，便走进了挂着厚实帷帘的门里。

入口就对着正门，因此柯里亚正好出现在弓着腰的将军身后。这多少使他有点局促不安，他向将军报到的喊声竟也不象预期那么清晰了。将军听了他的报告，指了指桌子前面的一把椅子。柯里亚坐下了，两手扶膝，很不自然地直起了腰杆。将军仔细打量了他一眼，随即戴上了眼镜（看到这副眼镜，柯里亚很是犯愁！……），开始翻阅订在红壳夹子里的一页页材料：柯里亚没有想到，他——普鲁日尼科夫中尉的“人事档案”原来就是这等模样的。

“全是五分，怎么会有一门三分？”将军诧异地问，“这

个三分是怎么回事？”

“‘物资供应’课得了三分，”柯里亚说，声音低沉，脸上象个姑娘似的泛起了红晕。“我一定重考一次，将军同志。”

“不，已经晚了，中尉同志，”将军冷笑了一下。

“共青团组织和群众的评语都很好，”政委低声说。

“嗯，”将军点了点头，复又埋头翻阅。

政委走近敞开着的窗户开始抽起烟来，他象对待老相识似地对柯里亚莞尔一笑。柯里亚动了动嘴唇，斯文地报以一笑，接着又凝视起将军的鼻梁。

“看来您枪法很准，对吗？”将军问道，“得过奖，可以说是神枪手罗。”

“维护了军校的荣誉，”政委赞赏道。

“好极了。”将军合上了红夹子，把它往旁边推了推，接着摘下了眼镜。“我们对您有个建议，中尉同志。”

柯里亚一言不发，洗耳恭听。在全权负责裹脚布这一职务之后，他对委派去执行侦察任务已不抱希望了。

“我们想把您留在军校里担任一个教练排的教官，”将军说道，“任该职务责任是重大的。您哪一年出生？”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二日！”柯里亚面无表情，象背书般地回答。

他之所以这样机械地回答，是因为此刻他正在激烈思考对所提建议应该如何对答。毫无疑问，对一个刚毕业的学员来说，担任这样的职务是不胜光荣的，但是柯里亚不能就那么蓦地站起来响亮回答：“乐于听从您的命令，将军同志！”他之所以不能，是因为他坚信，一个指挥员只有到部队里去，

同战士们共甘苦，学会指挥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指挥员。而柯里亚就是想成为这样的指挥员，正因为这样，当大家都迷恋空军或者至少也要到坦克部队去的时候，他却自愿来到普通的步兵军校。

“三年以后您将有资格进军事科学院，”将军继续说，“从各个方面来看，您应当继续深造。”

“我们甚至给您提供了选择的权利，”政委微微一笑，“呶，您想到谁的连去：戈罗勃佐夫还是维耶里契柯？”

“大概，戈罗勃佐夫使他烦透了，”将军冷冷地一笑。

柯里亚想说，戈罗勃佐夫根本没使他厌烦，那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但是说这些话已没有意义，因为他，尼古拉·普鲁日尼科夫，并没有留校的念头。他需要的是到部队去，跟班排战士一起流汗，一同拉练——简单地说，需要的是“服役”这个词所意味着的一切。柯里亚欲言又止，一时舌塞神窘，不知从何说起，顿时又满脸通红。

“您可以抽支烟，中尉同志，”将军收敛了笑容，“抽支烟，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

“不行，”团政委叹了口气，“他不会抽烟，真糟糕！”

“我不抽烟，”柯里亚证实道，小心翼翼地清了清嗓子。

“将军同志，允许我谈谈吗？”

“说吧，说吧。”

“将军同志，我感谢您，衷心地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晓得，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但我还是请求您允许我回绝，将军同志。”

“为什么？”团政委脸色一沉，由窗口向前挪了一步，

“这岂非咄咄怪事，普鲁日尼科夫？”

将军一声不吭地瞅着他，显然被诱发了好奇心，柯里亚的胆子壮了起来：

“我认为，每一个指挥员都应该首先到部队里去服务，将军同志，军校里一再这样教导我们，就连团政委同志本人在隆重的毕业晚会上也说过，只有在作战部队里才能锻炼成为名副其实的指挥员。”

政委茫然失措地干咳了一声，转身回到窗口。将军依然瞅着柯里亚。

“正因如此——不消说，我非常感谢您，将军同志，——我诚恳地请求您，把我派到部队去。任何部队和任何职务都行。”

柯里亚顿了一下，办公室里霎时悄然无声。然而不论是将军还是政委都没有察觉到这种沉寂，唯独柯里亚感觉到时间的难捱而窘迫不已。

“我当然明白，将军同志，……”

“他可真是个好小伙子，政委，”校长忽而笑眯眯地说道，“好小伙子，中尉，真的，是个好样的！”

而政委竟出人意料地笑出了声，并使劲拍了一下柯里亚的肩膀：

“谢谢您还记得我的话，普鲁日尼科夫！”

三个人一下子都笑开了颜，仿佛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出路。

“就是说，把您派到部队里去？”

“是的，将军同志。”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校长突然改用“你”来称呼，以后也再没有改变。